

夏 西 究 研

第 8 辑

李 范 文 主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西夏研究

第8辑

顾问 西田龙雄 克恰诺夫
索夫洛诺夫 龚煌城

主编 李范文

副主编 林英津 马忠建 邓如萍
索罗宁 聂鸿音 池田巧
景永时 韩小忙 荒川慎太郎
孙昌盛 杨 蕤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宁夏社会科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夏研究·第8辑/李范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5004 - 7086 - 1

I. 西… II. 李… III. 中国—古代史—西夏(1038 ~ 1227)—
文集 IV. K246. 3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6333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艾 肯
责任校对 李 燃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71.75

插 页 4

字 数 1700 千字

定 价 4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夏研究》总序

20世纪初,先后在我国内蒙古的黑水城和宁夏灵武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蔚然成为大观。东西方学者苦心摸索,终于使这种乍看酷似汉字,细看一字不识的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得到破译,渐通其读。我国学者致力于斯学者首推罗福成、罗福苕兄弟,他们收获颇丰。可惜罗福苕英年早逝,年仅26岁,使人扼腕叹惜。罗福成热心此学,为《西夏文专号》慷慨解囊,赞助赐稿;不幸晚年遭遇“十年浩劫”,死于非命,时年61岁。

灵武出土的西夏文献,于192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王静如先生刚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便开始了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特别是潜心于灵武出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研究,并于1931~1933年陆续出版了《西夏研究》1~3辑。1936年,他因此荣获法国东方学儒莲奖。

1937年,杰出的西夏学先驱伊凤阁、聂斯克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死于冤狱,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此西夏学步入低谷。

1960年,苏联政府为聂斯克平反昭雪,将他的论文及西夏文字典手稿影印出版,1962年授予文学最高奖——列宁奖金,从此西夏学获得新生。苏联出现了以克恰诺夫为代表的一批西夏学专家。同时在日本出现了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等专家。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静如教授也开始招收西夏学硕士研究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为了研究西夏学毅然志愿来到西夏发祥地宁夏工作。

1985年9月,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的黑伯理同志宴请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她对黑主席自豪地讲:西夏在你们中国,西夏学在我们日本。

1996年5月,李范文应邀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时,将其专著《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赠给有关专家、学者。不久,日本著名语言学家高田时雄教授来信称:“20世纪60年代,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日本。80年代以后,西夏学由日本转回中国,你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现在我们有一批像李范文先生那样不为名利,甘心寂寞的学者。如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宁夏社会科学院的韩荫晟先生,他比李范文迟来宁夏一年,亦数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坚忍不拔,终于整理出五百余万字的《党项西夏资料汇编》,为撰写《西夏通史》奠定了基础。

如今,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均设有专门研究西夏学的学术机构,有的还有招收西夏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资格。

本人毕业于大学历史专业,深知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李范文先生虽然年逾古稀,

但他对西夏学的执著，献身斯学的精神，感动着我。他主持的重大项目——《西夏通史》、《中国藏西夏文献》和《西夏学大辞典》等，自治区人民政府始终给予大力支持。王静如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西夏研究》1~3辑，掀起了国内西夏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七十余年后的今天，由李范文先生主编的《西夏研究》又要出版了，这对西夏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夏学是“绝学”，也是“显学”，在某种程度上讲，西夏遗留下来的文化业绩，永远是中国文化耀眼的明珠，而且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但愿这个窗口对我们宁夏的改革开放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预祝《西夏研究》茁壮成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

马启智

2005年7月9日

Preface of the Tangut Studies

In the early of 20th century, a huge collection of Xixia document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Khara Khoto and Lingwu county, former in Inner Mongolia and later in Ningxia. The finds were studied by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this "dead" characters which look just like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finally were decoded. The brothers of Luo Fucheng, Luo Fuchang firstly began to study Tangut in China. Unfortunately, Luo Fuchang lived only for 26 years; Luo Fucheng continued the research work,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Xixia Characters, but good time do not last long, Luo Fucheng died during so called "Culture Revolution", aged 61.

Xixia documens found in Lingwu were kept at Beiping library in 1929. When Wang Jingru graduated from Qinghua University, he began to study on Xixia characters, especially on Jin Guang Ming Zui Sheng Wang Jing, in Sanskrit Suvana - prabhasa . During 1931 - 1933, Wang Jingru published his academic result: Tangut Studies, which made him get prize of Oriental Stanislas Julien in France in 1936. 1937, preeminent scholars, I. A. Ivanov and N. A. Nevski were died in prison as the victims of Stalin's purges. At the same period, the world war II broke out, Tangut studies downcasted.

Tangut studies revived around 1960, Nevski's essays and manuscripts dictionary and Soviet Union were published. Moreover, he was awarded highest prize of literature: Lenin Prize. The spring saw the Tangtology, many scholar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is field, such as E. I. Kychnov in Soviet Union, Nishida Tatsuo and Hashimoto Mantaron Japan. Pro. Wang Jingru began to recruit postgraduates. Li Fanwen, who formerly worked at the Ethnic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came to Ningxia where is birthplace of Xixia kingdom.

In September 1985, Hei Boli, president of Ningxia, treated for famous Japanese writer Yamasaki, the guest told the president pridely; Tangut belonged to China, but Japan owned Tangutology. It is true that Tangutology "came back" to China later and bloomed in China in short period through the hard work of many scholars.

In May 1996, when Pro. Li Fanwen was invited to give lec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of Tokyo, he gave the Homophones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Northwest Dialect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o Japanese experts. Famous Japanese linguist, Prof. Takata Tokio rewrite to Pro. Li Fanwen: in 1960s, Tangut was in china, Tangutology in Japan; but after 1980, the situation changed completely. You are most preeminent scholar in this field.

At present, many scholars like Pro. Li Fanwen devoted themselves to Tangutology. For example, Pro. Han Yinsheng, who also formerly worked in the Histor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came to Ningxia a year later than Pro. Li Fanwen. He spend many years to collect documents of Tangut, making the book of the Collection Document of Dangxiang and Xixia from ancient Chinese sources, which more than 500 million words. The History of Tangut benefited a lot from it.

Now days, the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Ningxia, Ningxia University, the 2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Monorities have founded reseach institute for Tangut studies, some of them can enroll postgradates.

I am also graduated from history department, know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angut in Chinese history. Although Pro. Li aged more than 70, he still makes great efforts for Tangutology, which moved me deeply. Pro. Li precides many key projects, such a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angut, the Documents Kept in China, the Dictionary of Tangut etc. The local government supported his work running years. Now, the Tangut studies published which followed that of 1930s edited by Wang Jingru.

The new Tangut Studies will become the academic field of Tangut experts and related scholars, I hope this work should be go on, and the Tangut Studies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which is milestone of Tangutology.

Tangutology is a subject of most difficult as well as that of great influence. To certain extent, heritage of Tangut is bright pearl of Chinese culture forever as well as windo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window also is serviceable for opening and developing of Ningxia. I believed that the bright future of Ningxia will see the thriveness of the Tangut Studies.

Ma Qizhi

President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Jul. 9, 2005

《西夏研究》前言

西夏学的产生经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早在19世纪末,欧洲人伟烈力亚(A. Wylie)、蓬拿帕特(P. R. Bonaparte)、沙畹(M. Ed. Chavannes)、德维利亚(Mr. Devieria)等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在我国内蒙古黑水城掘出大批西夏文献,为西夏学的建立提供了资料,出现了一批专家、学者。例如俄国的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聂斯克(Н. А. Невский)、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法国的德维利亚、毛利瑟(M. G. Morisse)、沙畹,英国的布谢尔(T. W. Bushell),德国的本哈底夫人(Mrs. Bernhardi)和查哈(Mr. Zach),美国的劳弗尔(B. Laufer),日本的石滨纯太郎,中国的罗福成、罗福苾、王静如等一批西夏学专家。中国的西夏学这时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32年,罗福成自筹资金出版了《西夏文专号》;1931~1933年,王静如出版了《西夏研究》第1~3辑,1936年,他因此荣获法国东方学儒莲奖。

1937年,好景不长。在苏联,由于肃反扩大化,杰出的西夏学先驱伊凤阁、聂斯克死于冤狱。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在欧洲,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西夏学步入低谷。

20世纪50年代末,西夏学在日本、苏联悄然兴起。1960年,苏联政府为聂斯克平反昭雪,并编辑出版了他的论文和西夏字典手稿,《西夏语文学》于1962年荣获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奖金。

在中国,西夏学停滞了近20年,又逢“反右”大劫难。1960年开始复苏,6年后又逢“十年浩劫”。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有远见的学者冲破阻力,开始向西夏学进军。80年代,西夏学在中国大陆已成突飞猛进之势。1981年,本人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国西夏学术讨论会,被认为是“西夏研究的里程碑”。会后,立即筹划出版《西夏研究》,请王静如教授任顾问,画家李洪涛先生帮助设计封面,大会论文作为内容。我满怀信心,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然而支持我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冰同志突然调去天津工作。从此,不仅《西夏研究》搁浅,连我赴西夏原始居民住区调查所写的《弭药语调查与研究》等专著也夭折了。内耗迫使我一度转向甲骨文研究。

1995年,我主持召开了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计划成立全国西夏学研究会,并实现14年前的愿望——出版《西夏研究》,但因内耗再度破灭。

如今盛世兴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礼贤下士,光临寒舍,指示我培养西夏学高级专门人才,并指出“宣传西夏,就是宣传宁夏”。这种高瞻远瞩之气,高屋建瓴之

势，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如有“枯木逢春”之感！于是我怀着老骥伏枥之志，焚膏继晷，努力完成诸多未竟之事业，以报答领导的知遇之恩，同时亦不负国内外西夏学界的厚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治区主席马启智同志不仅在经费上支持，而且拨冗赐序。我院党组书记齐岳教授、院长吴海鹰教授对宁夏成立国际西夏学研究中心积极倡导和支持。在此，本人谨代表西夏学界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将要面世的《西夏研究》，拟为不定期研究丛书，以编辑出版西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为首要任务，希望海内外同仁惠赐大作，共同促进西夏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西夏研究》第1辑，是我同我的第一位西夏学博士韩小忙教授合著的《同义研究》，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西夏学专家龚煌城教授主持的国际合作项目《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研究》中的子课题。征得龚先生的同意，并赐序，首先在此出版。

我希望21世纪的《西夏研究》能够代表西夏学研究成果的最高水平，我深信即使我离开了人间，无论谁接替我的工作，他们都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范文

2005年7月8日



龔煌城 林英津西夏語文研究專集

主 編 李范文
副主編 景永時



前 言

李 范 文

1981年8月，首届中国西夏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应琳教授提交了一篇译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龚煌城教授于1979年月10月19日至21日在法国巴黎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讨论会上用英文宣读的一篇论文《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这篇论文被民族所语言学家王辅世教授带回大陆，应即译为汉文提交给大会。当我见到这篇论文后，十分高兴、喜出望外，他独辟蹊径、力排众议成一家之言。当代著名西夏学专家不论日本的西田龙雄教授或原苏联的索夫洛诺夫教授，他们拟测的西夏语音韵系统里都有鼻冠浊塞音与鼻冠浊塞擦音，而无普通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这种观点一直影响着中、日、俄等国的西夏学者。因此我对龚先生这种独立思考执著的学术精神和他的精辟论断，由衷地钦佩。

1992年9月，龚先生偕夫人蔡盖老师来宁访问，我曾提出在大陆出版他的论文集，他婉言辞谢。但我还是固持己见，在2004年龚先生七十初度之际，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院长谢玉杰教授资助，由民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文集装帧十分考究，包封上有一对仙鹤比翼齐飞，副标题为《祝贺龚煌城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

2005年8月，第二届国际西夏学术研讨会前夕，宁夏社会科学院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共同为祝贺龚先生七十华诞，举办了小型学术座谈会，邀请龚先生光临，二民院还在新落成的图书馆前为龚先生植了一棵“院士松”作为纪念，以便让莘莘学子向他学习。

我觉得大陆学术界对台湾西夏学研究了解甚少，何况研究“绝学”西夏语言文字者，不仅台湾凤毛麟角，就是大陆真正研究西夏语言文字者也是寥若辰星，要扩大“绝学”读者面，应从多渠道将他们研究的成果推向

学术界。为此我想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由我主编的大型丛书《西夏研究》，想将龚先生的有关西夏语言文字的论著收入丛书。为此，我曾同民族出版社汉编一室主任黄先辟先生谈及此事，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有利于西夏学的发展，你如何安排我都同意，毕竟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需要我们大家来支持，更何况我们台湾同胞的著作。有更多出版社来出版他们的著作，为两岸学者交流提供更多的机会，何乐而不为！”真是快人快语，耿介拔俗！

我还想到了台湾的西夏学专家林英津博士，拟将她的《夏译〈孙子兵法〉研究》上下册（1994）及新著《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2006）三册合一辑出版。

1995年，我在《西夏语比较研究》第一章《绪论——西夏语研究回顾与展望》里说：“台湾青年西夏学者林英津博士，是一位刻苦、勤奋、有才华的学者，她的新著《夏译〈孙子兵法〉研究》已经出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之28，1994年）。全书共两卷，对夏译《孙子兵法》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并采用王静如先生译《金光明经》的办法，直译和义译形式，逐字逐句译释。特别是具有语法意义的词和句，她以女性独特的细心素质，对1346个词、句，一一加以注释。这种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可以说是青年学者的楷模。”^[1]如今我见到她的《真实名经》译释更加增强了我对她这种精神的理解，这种精神对于当前大陆的西夏学者更具有启迪作用。当代著名语言学家黄侃说：“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韩非有言：‘变业无成功’。”^[2]林博士之所以有“真知灼见”，在《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一书里得到验证。全书注释竟占正文的三分之二，有的解释，发人之未发。例如她说：“西夏人不会自称‘番’，而𐌪𐌰 mji² 威信是西夏人的自称用语，本义应该就是‘人’。𐌪𐌰 mji² 可能与𐌪𐌰 mji²、𐌪𐌰 mji² 与𐌪𐌰 mjir¹ 三个语位为同原异形词，都是“藏语 mi（‘人’）的同源词。”^[3]我认为这四个西夏字，不论从读音还是从释义来分析，她的结论是符合原义的。

当我征求林博士意见时，她和何大安先生（原所长，负责出版林氏专著的法人代表）来函表示支持。但是林博士只同意出版《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不同意出版《夏译〈孙子兵法〉研究》。原因是“当年

初试解读西夏语译《孙子兵法》，生疏无知”而出现“错误”，她计划修改重新研究。为此我只好尊重作者的意见，但是《真实名经》研究仅482页，而《西夏研究》最少也在800页以上。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将龚林两人的著作合出一辑。

龚先生的书为638页，林博士的书482页，二者合为一辑，计1120页，正合《西夏研究》要求。两人专著各有特点。龚先生以高屋建瓴之势在宏观上，对西夏语音、语法、语音转换、字形构造、借词规律、汉夏对音研究……均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林教授则以小见大，从微观上、从语音、语法、汉、藏、梵、夏四种文字对照进行细微研究。两部著作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显示了台湾西夏学者的研究水平。龚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因为西夏字典上的解释往往语焉不详，而我们要研究西夏人自己写的原创文献如诗歌等，既不知道全文整体的意思和背景，又有许多字义不解，困难度极大。所以今后要多研究西夏文献，如果能不断彻底解读篇幅大的原创文献，多多认识其他文献没出现过的字，那就是宝贵的突破。”^[4]林博士的《真实名经》译释，已符合龚先生之意。

作学问不是为了出风头，出人头地，而是为了传承、弘扬、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为中华民族复兴、崛起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拜读了龚先生、林博士大作，我感到在他们身上，不以察察为明，亦不以煦煦要誉，最后与我们殊途同归，如此襟怀，怎不令人敬佩！

注 释：

[1] 李范文主编《西夏语比较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005年第二次印刷，第7页。

[2] 张晖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页。

[3] 林英津《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2006年版，第63页

[4] 龚煌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编后记：《龚煌城教授读西夏语研究》（孙天心），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633页。

总 录

前 言	李范文 1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論集	龔煌城 1
西夏语译《真實名经》釋文之研究	林英津 6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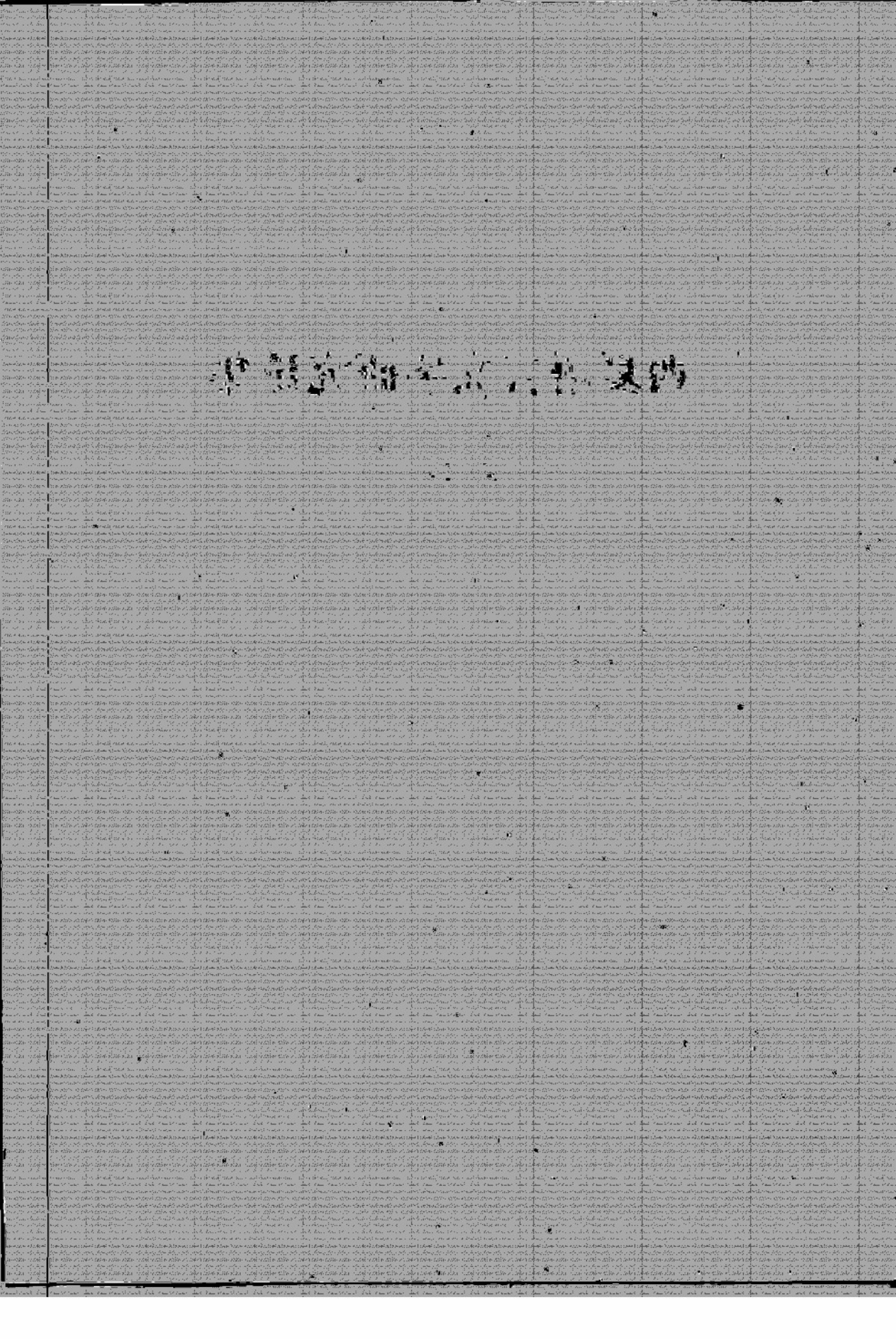
蘇子卿

PDG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

樊煌城 著

新解
新
PDG



序

龚煌城教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西夏学研究专家。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不因袭旧说，不雷同他人，常发人之未发，言人所不曾言，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贡献很大。

龚先生不仅拟测了西夏语音系，而且对西夏语音韵转换规律、音韵转换的起源、构词法、紧元音的起源、西夏语动词的人称呼应与音韵转换、西夏文字的结构、西夏文字的衍生、音符与意符的衍生过程、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类林》一书的汉夏对音研究，以及汉语宋代西北方音，均有深入细致的研究，皆有创新，解决了西夏语音、语法一系列的疑难问题。

我在西夏词书《同音》的研究中，充分借鉴了龚先生的研究成果，我对龚先生在西夏学方面的杰出贡献，深深钦佩，当即决心要把龚先生的论文搜集成册，计划出版。1992年，龚先生第一次访问大陆，我即向龚先生提出：我计划出版他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文集。龚先生婉言辞谢了，他的理由是：他比我小。我虽痴长他几岁，但我对西夏的研究，起步较晚，在他面前，他是先生，我是学生。

2000年10月，他主持的一个国际项目，我和韩小忙教授应邀参加他的课题，赴台访问，我再次向他提出，出版他的论文集，由韩小忙来承担，在大陆出版，他同意了。2002年8月，收到他寄赠的《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但我仍坚持在大陆出版他的论著集，并将其中五篇英文论文译为汉文，使大陆更多的读者了解龚先生对西夏语言文字做出的杰出贡献，计划2004年在大陆出版。最初英译汉的工作是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研究员林英津博士承担，后来她作为访问学者赴日讲学，后续的翻译工作便由龚先生自己承担。校对、输入电脑，则由高雅琪小姐负责。不久，高女士产假，此项任务又落在张□琪小姐及郭君瑜小姐肩上。

2001年5月，我受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该院打算建立西夏学研究基地，不仅聘请西夏学专家，而且为他们出版专著。由于我的介绍，院长谢玉杰教授于2002年11月15日，给龚先生去函：“为了加强两岸学术交流，使大陆读者